

去仇報

時事文娛材料



瀋陽市友協編輯出版部編印

去 仇 報

兩 幕 話 劇

瀋陽市友協編輯出版部編印

目 錄

報仇去·····	一
我們是和平的戰士·····	二三
反對侵略戰爭·····	二三
假若明天帶來了戰爭·····	二四
朝鮮我們和你在一起·····	二七
保衛祖國·····	二八
當祖國需要的時候·····	二九
保衛祖國的號聲·····	三十

報仇去

(兩幕話劇)

雁南

4623

—(1)—

時 間：一九五〇年秋天的一個傍晚

地 點：安東市郊

人 物：張老漢，五十多歲，漁夫。

張老婆，五十多歲。

張國斌，二十八歲，張子，農會的生產委員（榮軍）

愛 蘭，二十三歲，張媳。（農會學習委員）

老陳頭，五十多歲，農會主任。

田 青，二十歲，護士。

老 李，四十歲，醫院工友。

院 長，三十多歲。

護 士，甲，乙。

—(2)—

0

第一幕

景：張老漢的家中

幕：傍晚時分，被美國飛機炸傷左手的張老漢，正在啣着旱烟袋在屋子裡面徘徊，張老婆在縫補着漁網。

婆：唉！這個年頭可真是的，日子過得好好的，美國鬼子的飛機又來搗亂，我看國斌回來，商量商量，等愛蘭傷好了，出了院，我們還是離開這個地算啦！

漢：走！上那去？美國鬼子死不了，那還不是一樣！別胡思亂想的啦！

婆：那都是一樣？還是離開這個鴨綠江遠一點好唄！你要是住在別處，再也不會四個手指頭都被炸掉，愛蘭現在也不會躺在醫院裡活受罪。

漢：你這個老娘們！就是貪生怕死！一提打仗心都哆嗦，過去的罪沒受過啊？放明白點，美國鬼子和日本鬼子、國民黨，都是一樣，殺人不眨眼，他們在一天，誰就不用想過一天的好日子，不把美國鬼子打垮，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能安靜。

婆：唉！一個你，再加上國斌和愛蘭，都是吃積極的腦，天天的忙啊！忙啊！老是那麼不要命的忙，

前半個月情形就不好！我說少出門，在家躲兩天，你們誰都不聽，反而嘮嘮叨叨的說什麼『國家需要，更該多作呀』哩哩嚕嚕的一大套，現在好，一個殘廢，一個起不來炕；我貪生……

漢：你少說兩句吧！殺人償命，血債血還！只要美國鬼子不死，不用說炸掉了我四個手指頭，就是十個手指頭都給我砍掉嘍，我也要跟牠們拚到底！

婆：（輕視的）哼！你呀！攔着你的吧！人家有的是飛機大炮怕你這個殘缺不全的老頭子。

漢：（憤怒的爭辯）你說話就叫放狗屁！我看你簡直是犯了恐美病，國民黨的槍炮還都是美國造的呢！遇見了八路軍還不是 哩花拉玩完大吉！傢伙好頂不了個屁！傢伙得看誰便。

婆：什麼恐……

漢：算啦！算啦！把上回田護士送來的藥布，拿來給我換一換吧！

（張老婆放下魚網給張老漢換藥布的時候，田青由外面走來）

田：張大爺在家嗎？

（田青上）

婆：哟！田護士！快裡邊坐。

田：謝謝你！張大娘！（對張老漢）張大爺，傷口還痛不痛？

漢：哈哈！好啦好啦要不是你們囑咐我把這個東西不要扔掉（指自己身上帶的手托板），我早就不這

麼老套在脖子上了。

婆：田護士！我們愛蘭的傷怎麼樣啦！要緊不要緊？

田：（言語吞吐）這……大概不要緊！我臨來的時候，她還叫我告訴你們，不要惦念她。

婆：唉！這我就放心啦！要不，這兩天都快把我給愁死了。

漢：田護士！你拿着那一封信幹啥？

田：啊！淨管說話，我倒忘啦！（把信放在桌子上）張大爺，這是各地方工廠、機關、學校給你送來的慰問信，因為你已經出院了，所以院長叫我給你送來，順便再看一看你的傷口是不是已經全好啦！

漢：（感激愉快）哎呀！太謝謝你啦，這麼點事還讓你跑一趟。噯！田護士：方才我出去聽說，我們的志願軍到朝鮮去，打了很多勝仗是不是？

田：是的！美國鬼子被我們的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，打得退到朝鮮的青川江以南啦，現在要報名參加志願軍的人可多啦，我也想去呢？

漢：你去幹啥？

田：上前綫做戰地救護工作，這回上級如果批准我去，我一定給老大爺你這隻手和愛蘭報仇。

婆：那那行！田護士，你可別胡鬧，命要緊。別去吧！上前綫你行嗎？

田：不要緊的，張大娘！從前我也是和你一樣害怕打仗，可是自從半個月來在醫院裡侍候愛蘭和張大爺，我親眼看到了被美國鬼子所傷害人們的痛苦，我便沒有怕而只有恨了。張大娘，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誰都希望和你老一樣不願打仗，可是，今天的美國鬼子不讓我們安安靜靜的過好日子，那我們只有打死這群強盜！不把美國鬼子消滅掉，坐在家裡一樣不太平！

婆：嗯……（想）

漢：對！田護士！你說得對，我讀成你去。噢！田護士你吃飯沒有？沒吃的話，我給你烤幾個餅去呀！

田：不用啦！我已經吃過啦！

婆：家裡有現成的，晌午我們吃剩的，只要你嫌就行。

田：不啦！我還得回去照料病人，一會張國斌同志回來，告訴他，最好今晚到醫院去住，因為愛蘭恐怕要生產。

婆：啊！怎麼這麼快！哎呀！他的傷還沒好，不要緊嗎？

田：大概沒有什麼，不過據院長說愛蘭恐怕是難產，晚間有人和她在一起，方便些。

漢：對！國斌回來，我告訴他，他到農會開會去了。

田：那我去啦，再見吧。

婆：有功夫來呀！田小姐！不，田護士！我不送啦。

田：你坐著吧。

（張大娘等送至門外，轉身進入屋內）

婆：唉！真是的！姑娘家家的也要上前綫，那還不是白送死。

漢：什麼白送死！姑娘家咋的！花木蘭不是姑娘，爲什麼她還能打仗呢？你給我說說這個道理。

婆：（不服氣）哼！你們說得都對，就不對！（走入屋內）

漢：（指着張老婆後身）要不說你是個老頑固，你還真是個老頑固！

（國斌由外面進入）

國：爹！

漢：你怎麼才回來，啥事呀？

國：大夥都要報名參加志願軍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。

漢：你不去？

國：去！我也想去，可是他們都不願讓我去，後來我堅決要去，他們說和你老談談，你去和陳老大爺

談談吧！

漢：好！我這就去！（走至門口站住）噯！國斌呀！方才田護士來啦，她叫你今晚最好能到醫院去

住，因為愛蘭要生產。

國：我知道啦！方才我回來時，碰見她啦，你快去吧！

漢：好！好！我就去。

（張老漢下，張大娘由裡屋出來。）

婆：國斌！你和你爹方才說啥來着？

國：沒說啥別人找他有事，媽！我跟你商量個事行不行？

婆：啥事呀！你在外面跑了這些年，自己還不能酌量着辦呀。

國：不行！這個事我得跟你老合計一下！

婆：你說吧！

國：我剛才出去你老知道是啥事？

婆：我也沒看去，我那知道。

國：我要告訴你老，你老準高興。

婆：我又有啥高興的，我愁都愁不上來，還高興呢？

國：媽！你老恨美國鬼子不恨？

婆：我怎麼不恨，我恨不得揍死他們幾個出出氣。

國：真的嗎？媽！這會你就要出氣啦！剛才我們村子大夥合計要參加志願軍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。

婆：真的！那敢情好，殺光了這群狗強盜，我才痛快呢？

國：對！我也這麼想，所以大家都想去，媽！我也想去，你看行不行？

婆：什麼！你也去？唉！你歇一歇吧！過去你參軍打國民黨，自己都落了殘疾，你怎麼還要去！

國：媽！不是這麼說，也不是我願意老打仗，媽！你想想，朝鮮和咱們是鄰居，只隔着一條鴨綠江，萬一美國鬼子打過來，我們全得遭殃。抗美援朝是爲了我們自己，我們不打他們，他們就要打我們。媽！你不是恨美國鬼子嗎？讚成打美國鬼子嗎？現在怎麼還不願意叫我去打美國鬼子呢？

婆：恨是恨，讚成是讚成。我可就不能讓你去，你剛從軍隊裡回來才幾天，現在一家子殘廢了多半，你要再一走，讓我咋辦！你也應該想一想哪！

國：媽！我不是不想，可是我如果不去，大家在家裡等着飛機來炸，不一樣過不好日子嗎？咱們現在翻身了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打老美也是爲了保衛我們的好日子，也應該大家都來幹。媽！你想想，我是一個小夥子，到這個結骨眼上，我那能在家裡呆得住。

婆：我不管你呆下去呆不下去，反正我不讓你去。

（村長和張老漢上）

國：啊！陳老大爺！

漢：大兄弟你請坐！

婆：我聽說咱們村子有人要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，是不是？

陳：是，是大家自願報名到朝鮮去幫助朝鮮人民打老美去。

婆：我不管啥，我們國斌可不能再去了！

陳：你老別着急，我們大家也是不願意他去，（對張老漢）喂！你再跟國斌說一說。

漢：國斌啊！方才大夥都說你還是別去好，因為這裡工作也很重要，同時你的脚又不得勁，再加上愛

鬧的傷也沒有好，雖然你報了名，也得想想再考慮一下。這次陳老大爺來，也就是教你再想一想。

陳：對！國斌！因為最近你家裡遭到了美國鬼子的飛機掃射，傷了兩個人，以後家庭方面需要你照

顧，同時村子裡有了你，一切工作上都能起帶頭模範作用，你最好還是留在這裡。

婆：我看也是，你就別那麼扭啦！

國：陳老大爺，不是我不接受大家的意見，實在是我再也呆不下去啦。我是一個榮譽軍人，我一向是站

在戰鬥的最前線，現在祖國是在需要流血的時候，需要戰鬥的時候，我仍要站在開爭的最前線。

雖然我的脚受到了美帝國主義的摧殘，行走不太俐落，可是我有兩隻健全的手，仍然拿的動槍，

我有嘴，我也能寫，我可以在前方工作。大夥關心我的家庭，也應該照顧我的精神，我腳上的傷

痕仍然很新鮮的存在。我爹的手現在也成了殘廢，我的老婆現在生死未定。這種舊恨新仇，應該讓我親自來報，我一定要去！

陳：國斌！你不要老是那麼激動。事情慢慢可以解決的，（微笑）我實在告訴你，大夥已經答應了你到前方去作政治工作。只不過農會上仍然想挽留你在村子裡搞工作，現在你既然還是堅持你的要求，那我們也只好祝你此去勝利而歸了。（看張大爺）張大爺！你看怎麼樣？

漢：去！去！我早就同意他去。像田護士一個姑娘家都要報名參加。小伙子更應該去啦，腳上有一點毛病，又算啥！

婆：還是勸一勸他，別讓他走啦！出去，五六年剛回來幾個月又出去，尤其是他的腳，我：

陳：大嫂子！國斌一定要去，你老也不必過於難過和不放心。美國鬼子不消滅掉，在家裡和到朝鮮去都是一樣，那也過不好，把美國鬼子消滅掉就好啦。

婆：可是，村長！是不是明天就要走？愛蘭的傷現在還沒好，方才田護士來說今天晚上就要國斌到醫院去住，恐怕又要生產。你看國斌還是等愛蘭生了孩子，出了院再去吧？

陳：（沉思）這個……明天一早就要他們走。……我看……

（外面突然有女人叫門聲）

外面聲音：張國斌在這嗎？

漢：（開門）你是那的，有啥事？

（醫院工友上）

工：我是市裡醫院的。張國斌同志在這嗎？

國：我就是。有啥事，你這麼急？

工：張同志！你……你的老婆愛蘭，我們院長說着情形就要生產，而且是難產。得動手術，請你馬上

去一趟！

漢國：啊！馬上動手術？
婆

——（幕徐徐落）——

第二幕

景：安東市內的一個醫院

幕：當日晚間十二時左右。開幕時，愛蘭躺在病牀上，田青在一旁收拾自己的背包與行李。

愛：（微微睜開眼睛）田姐姐！現在幾點鐘啦？

田：快十二點啦！現在你肚子還痛不痛？

愛：現在好一點，（看見田青的行李已經捆起來，）怎麼！田姐姐，你真走嗎？

田：嗯！我要走了！天一亮就得集合動身，和你們村子裡的志願軍一起過江去，你喝水不？

愛：我自己來倒吧。

田：我給你倒。（倒水給愛蘭）

愛：（接過水來喝了一口）田青姐！我真捨不得你走，半個多月來，我們這乾姐妹比親姐妹都好。我要是不受傷和你一起去多好，我都恨死這群美國鬼子了。國斌的脚是叫美國鬼子槍砲弄的，我爹的手和我現在也是美國王八旦給弄的。唉！……田姐姐！這回你去，給我們報仇吧！……唉！我的病恐怕不會好啦，現在又添孩子，恐怕……

田：愛蘭姐！你不要胡思亂想的，你的病會好的。添孩子也不至於出差，院長的手術很好，一定能讓你的孩子安安穩穩的生下來。你快好好的養病吧！將來好了，出了院，好多生產，多學習！加油的工作。雖然說打美國鬼子靠着前方打仗，可是更離不開後方支援，大家只要都抱着一個心，我很快的就會回來的。

愛：（含淚）嗯！我一定聽你的話！

（鐘响，十二點整。）

愛：都十二點啦！怎麼國斌還沒有來！

田：你不用着急，他一定會來的。等人容易着急，其實，老李去找他才不一會，這離你們家，來回總得一個鐘頭，你再閉上眼休息一會吧！（把被給愛蘭蓋好。）

愛：你把行李撿好，今晚不睡啦！

田：我不睡，一會在沙發上躺一躺算啦！我還要整理整理衣服，你睡吧。（整理東西）

愛：田姐姐，你說今天為什麼我總覺着我……恐怕……哎喲！哎喲！（肚子痛）

田：（急忙放下東西）怎麼，愛蘭，肚子痛的利害是不是？

愛：（點頭答應，仍然喊叫）……

田：你等一等！我就去告訴院長去。（匆匆下）